

釋日常之儒家思想與教育

蔡纓勳*

摘要

本論文旨在概述釋日常（1929-2004）之儒家思想與教育，釋日常為華人當代高僧之一，一生以僧侶之身，弘轉漢藏之法輪，肩挑儒佛之志業，於孔孟心學，慧悟篤行，均具獨卓，除講述《論語》、《孝經》外，更成立「福智文教基金會」等，推動各類研討會、研習營、興建學校，依淺近易懂之方式，積極弘傳儒家道德教育，以建構十善業之大同社會。蓋其人雖處末法，猶稟承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衣鉢，藉時大因緣為成聖成佛之資糧，本篇即依其所講授之《論語摸象記》、《福智人生》等書以概觀其儒家思想與教育，正文凡分〈釋日常之生平志業〉、〈從現代教育看儒學之重要性〉、〈仁、知與誠是儒學之根本內涵〉、〈師法友於學習過程中之重要〉、〈學習精神是人與禽獸之別〉、〈儒學是學佛之基礎〉諸節。釋日常自稱本無意於學術研究，充當學者，尤非其所長所願，其自述心得云：「但願將其得諸師友引導切磋而於生活中學而時習之點滴心得，提供讀者參考」，期「由此為緣，或能於漸入聖賢之道略窺門徑。」今讀其語，想其悲心勝德，山高水長，巍巍蒼蒼，冀望諸賢達，仰沾景行，同慕古風。至於論文，筆者不揣淺陋，略緒要義，統整綱領，用在修參，非敢評議。惟以才疏慧鈍，不周不精之處，在所難免，尚祈雅正焉。

關鍵詞：儒家、學習、仁知誠、師法友、福智

*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共同科副教授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describe Shi-Ri-Chang's ideas about Confucianism and education

Tsai Ying-Hsun*

Abstract

Shi-Ri-Chang (1929~2004) was one of the best practitioners of Buddhism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Being a lifelong Buddhist, he devoted himself in teaching Tibetan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He had good capacity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re concepts of Confucianism and practiced it.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Xiao Jing”, he built a school, set up The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f Wisdom and Blessing, and held many kinds of seminars, and camps. Using the ways which could be understood easily, he propagated Confucius' idea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made this the base of building a virtuous society. Though he was born at a time when Buddhism was declining, he still worked hard, with the strong belief in Confucius' saying, “Do bravely even though you know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get success,” and he believed that what he did would help him to become a Buddha.

This essay depends on Shi-Ri-Chang's books of “Lun Yu Mo Xiang”, “Fu Zh Ren Sheng”...etc, and describes his ideas about Confucius and education. The essay includes ‘The Life and Lifelong Goal of Shi-Ri-Chang’, ‘Find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ism in Today's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Learning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Animal’, ‘Confucianism is the Base of Learning Buddhism’, ‘The Importance of Teachers, Buddhism and Partners in Learning Procession’. Shi-Ri-Chang said he didn't want to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be a scholar, he just wanted to share with readers what he learned from discussing with his teachers and peer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practicing. He also hoped to provide writers some guidance. He thought, ‘By this, everybody can reach the gate of sainthood.’ While reading his words, I found his mercy to be as long as a river and as high as a mountain and his desire to follow the ancient saint inspiring. As to the essay, I can only share some of Shi-Ri-Chang's main viewpoints, not comment. Because my capacity isn't

*NATIONAL TAICHUNG NURSING COLLEGE Associate Professor

good enough, I may make mistakes. I will be very thankful for your correction.

Key words : Shi-Ri-Chang, Confucianism, Teachers, Buddhism and Partners ,
Learning

釋日常之儒家思想與教育

蔡纓勳*

一、前言

芸芸眾生，無人不想離苦得樂？然如何離苦得樂？中外古今，學術宗派，各懷不同妙方。思其大方向，悉以去除物質欲望之貪求、崇尚心靈精神之生活為主。其於漢地，最能符應此目標者，孔孟儒家發展在前，釋道佛法恢弘繼起，而後二家相互援引融攝，展轉增益，故古今賢達，不乏學兼儒釋者。唯尋諸佛門僧侶，或註解儒教典籍，以揭其思想底蘊者，如明之蕩益（1599～1655）；含攝要義，以利生濟世者如民國之印光（1862～1940），皆澤潤蒼生，功被後世。至於近代，釋日常非惟親自為僧俗二眾講述《論語》、《孝經》，依其慧悟，直舒體證，不旁徵博引，非為學術研究，但以淺顯可行之教，啟發孔孟心法，踐履成賢成聖之道。至於釋日常本佛門僧侶，何以積極弘傳孔孟儒學，其序《論語摸象記》云：

後代一些佛門大德，如蕩益大師乃至印光大師，透過對佛法的體悟來看儒家思想，感受到它的博大精深，暗暗通於佛法。因為儒家重點在於世間法，生死問題孔子罕言。...佛法則世間、出世間法無不包括，無不圓滿。...儒家思想既可作個人立身處世的修養原則，又可作為學佛的基礎，尤其是大乘佛道，基礎安立了，再步步提升。¹

蓋儒家博大精深，誠個人立身處世的最高修養原則，其教化重點在世間法而非出世間法，佛教則通世間、出世間法。而孔子乃世間聖人，是否為出世間聖人？顧無不可能，然非我等所能知能測也。能通儒家，學為君子賢聖，而後可以作菩薩，以圓滿佛道。然以末法時代，一人修學，不易成就，務必仰仗眾人群策群力，

* 國立臺中護理專科學校共同科副教授

¹ 釋日常講述：《論語摸象記（上）》，（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民國94年），頁004。

依次第，有組織，方能事半功倍，早證菩提。

於此，釋日常自民國 86 年起，成立〈福智文教基金會〉，專責推動儒家志業，明訂宗旨在於「促進心靈淨化·塑造完美人格 重建倫理道德·發揚文化傳統，提昇精神文明·圓成大同世界」；並陸續舉辦〈大專青年生命成長營〉、〈教師生命成長營〉、〈校長主任營〉、〈教育行政人員生命教育成長營〉、〈企業主管營〉等研習營；於台灣北、中、南三區創立「妙慧托兒所」、「福智兒童讀經班」、「福智青少年班」、「福智大專班」等常態性活動，另有配合社區營造之種種不定期之活動，乃至創辦「福智教育園區」，成立福智中小學，從人格養成教育以致終身教育，透過不同型態之教育階層與模式，灌注於社會各階層，以淨化人們心靈，提升生命之內涵與價值，共同營造通達離苦得樂之大道。

蓋釋日常以其深入淺出之教法，實踐力行之身教，以攝受不同根基之眾生，使吾等不落文字鑽研窠臼，以受用轉心為要，一步一步依次第逐層而上，從日常生活中領略儒家文化之美，於當下生命受用儒家文化之內涵，期使信眾之無限生命契入賢聖法海，共同創造十善業之和合團體社會，奠立學佛修道之增上基礎。本文即依此理路精神，將其平日所講述及研討會中有關儒家思想之相關開示，搜羅剖析整理而成，除增進吾人對此一代高僧及孔子之了解外，更期望有助於當代社會教育文化之提昇。

二、釋日常之生平志業

釋日常（1929-2004），民國 18 年（1929）出生於江蘇省崇明縣（今上海市郊崇明縣）。童年時期，因父親講授四書五經及佛法之啟發，好聽因果故事，故從小對佛法頗具好樂，立志出家為僧，當天下第一等人。

19 歲（民國 36 年 西元 1947 年），隨三叔黃祖良來台，寓居善導寺附近，屢於善導寺、十普寺聽經聞法。

24 歲（民國 41 年 西元 1952 年），考進省立台南工學院（成大前身）。

37 歲（民國 54 年 西元 1966 年），於獅頭山圓光寺隨本明老和尚出家，一心念佛並閱讀佛書，後於苗栗法雲寺受具足戒。次年，獲印順長老贈《菩提道次第廣論》（簡稱《廣論》）海內外孤本。

- 44 歲（民國 61 年 西元 1972 年），於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設址於新竹福嚴精舍）從事譯經工作；期間，深受當時於精舍授課之仁俊法師之啟發最多，學行大為增進，奠下日後講經弘法之基礎。之後，旋應美國佛教會之請赴紐約弘法。
- 46 歲（民國 63 年 西元 1976 年），經日慧法師介紹，認識張澄基教授，藉之始知藏傳佛法。
- 48 歲（民國 65 年 西元 1976 年）秋，參訪藏傳白教十六世大寶法王。
- 53 歲（民國 70 年 西元 1981 年），於紐約結識黃教瓊拉仁波切，首次晉見十四世達賴法王。
- 54 歲（民國 71 年 西元 1982 年），在洛杉磯大覺蓮社啟講《廣論》。
- 56 歲（民國 73 年 西元 1984 年），因淨空法師邀請，回台共創「華藏講堂」，成立佛陀教育基金會，並擔任董事。其間，同在台灣及美國兩地弘法，開始對華藏講堂同修弘傳《廣論》。
- 58 歲（民國 75 年 西元 1986 年），隻身至印度達隆沙拉辯經學院求學藏傳佛法。
- 60 歲（民國 77 年 西元 1988 年）由美國返台，結夏安居期間，先於圓通寺，後又轉至淨律寺講述《廣論》。是年，應台中南普陀寺廣化法師邀請，受聘為南普陀佛學院副院長兼教務長，正式宣講《廣論》，並於次年發行 1~50 卷《廣論》錄音帶。「華藏講堂」正式成立研討班，開啟台灣研討《廣論》之旋風。
- 63 歲（民國 80 年 西元 1991 年），發行〈福智之聲〉²刊物。
- 65 歲（民國 82 年 西元 1993 年），開始講授《論語》³。成立福智法人弘法中心。舉辦第一次的教師佛學營（八十六年起改為教師成長營）。第一屆印度請法團成行。

² 〈福智之聲〉目前已發行至 165 期（民國 94 年 11 月）

³ 有關論語講授內容，釋日常只講述至〈公冶長〉第七章，福智之聲出版社出版成三冊，稱為《論語摸象記》。

67 歲（民國 84 年 西元 1995 年），於嘉義朴子主持首座無農藥農場（慈心農場）灑淨法會。

68 歲（民國 85 年 西元 1996 年），於美國加州大覺蓮社正式成立美國弘法中心。

69 歲（民國 86 年 西元 1997 年），成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及「福智文教基金會」，舉辦〈大專青年生命成長營〉、〈校長主任營〉、〈企業主管營〉。新加坡《廣論》班正式成立。南加州成立青少年讀經班。

73 歲（民國 90 年 西元 2001 年），雲林縣古坑鄉福智教育園區動工灑淨。

74 歲（民國 91 年 西元 2002 年）9 月 1 日，第一屆福智國中、國小正式開學。訂定學校之教育目標在培養三種人才：第一種：成佛作祖，第二種：是安邦定國的人才。第三種：是安定社會之人才。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從九十年受邀為政府輔導的驗證機構，九十二年四月成為獲得政府授證的驗證機構，

76 歲（民國 93 年 西元 2004 年），於大陸安然示寂。

蓋釋日常一生所學，早期以漢傳佛法為主；46 歲之後，於美國始學習藏傳佛法，深契黃教始祖宗喀巴之教法，尤於《廣論》最為服膺讚嘆；以此論乃統攝諸佛成佛之要津，遂激發其建立佛陀圓滿教法之志業，乃有 58 歲，隻身至印度達隆沙拉辯經學院求法之舉。於印度學法期間，深受達賴喇嘛之啟發，乃誓志回台灣弘揚《廣論》。此時約 60 歲，之前所學以自修自立為主；之後，則以弘法利他，建立教法為主。

釋日常返台弘揚《廣論》，帶領僧俗二眾，積極建立佛陀圓滿教法，然以教法深奧非具備相當資糧條件難奏功效，為使學員從生活中落實串習《廣論》內涵，避免獨學無師友之策發砥礪，盲修瞎練之弊端，遂採取多元化、組織化之共學提昇運作模式，建立以十善業為基礎之共業團體或社會，如此學佛增上方有根基。並自 65 歲起，為僧俗弟子講授《論語》，積極弘揚孔孟儒家思想，藉此以厚植信眾之福德；旋即籌劃「福智法人團體」，並相繼成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福智佛教基金會」三個基金會為三個主軸，及「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代表身、心、靈三個面向之運作，以提升學員之學習內涵，迄今為主，其志業法音已遍及美國、新加坡、香港、西藏及中國大陸等地區。

統言之，釋日常所弘，就經論來說，則是以儒家之《論語》及藏傳佛教之《廣

論》為主；而弘揚方式則是以研討、研習營及學校教育等多元化之學習為主；弘揚精神則是依聞思修以建立學習之次第，兼顧建立知見與實修受用，不蹈高遠，步步經營，崇尚儉樸，觀功念恩，從因地思維業果，大抵藉諸事相以淨罪集資，以期生生增上。

觀釋日常之志行與教法，聖龍樹所謂大乘道中之「難行道」⁴，而唐·道綽（562～645）所謂之「聖道門」⁵，宗喀巴（1357～1419）《廣論》中所謂之大乘增上道也。

三、從現代教育之弊端看儒學之重要性

思想學派之產生，原本皆因於對治時弊而起。而一時代社會風尚之種種負向問題或弊端，莫不皆反應於當代之教育當中。因此從教育內涵及問題當中，必然足以觀察一時代文化之興衰趨向，所謂「教育是人類升沉的樞紐，也是人類唯一的希望。」⁶此言適足以反映出教育之重要性，同時亦道出教育乃是人類發展之希望寄託所在。

時至今日，教育所呈現之問題，已到令人忍無可忍之地步。對於當今之教育問題，從「福智文教基金會」所舉辦數屆教師營中，釋日常歸納出教師們所反映出之學生問題，以為當今教育之困境約有三個：「第一色情，第二暴力的破壞，第三成群結黨打架」⁷，這三個問題有些學生只存在其中一種問題，有些則是兼含其中二項或三項皆有。如果就今日所見所聞，網路網咖之席捲社會校園，嚴重污染校園文化，使上述三個問題更加昌熾，學生之行為與心靈不受損傷者有幾？此皆導源自價值觀念之扭曲及生命缺乏宗旨所致，釋日常分析云：

當今世界，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大家都以為比之以前有了高度進步，但缺陷痛苦似乎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越發展苦難越多，心靈越空虛。淺處來看生活欠缺生機盎然的情趣；深遠處看，找不到莊嚴崇高的人生目標。除了膚淺的追求聲色滿足與物欲之外，人生變得毫無意義；再從群體來看，人與人間缺乏互信互助的和樂，而令人焦慮難安的互相鬥爭反倒不斷

⁴ 「難行道」之說，參見龍樹：《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大正藏》26，頁42中。

⁵ 「聖道門」之說，參見道綽：《安樂集》，《大正藏》47，頁4中。

⁶ 釋日常講述：《福智人生·正視現今教育問題》，（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民國91年。）頁95。

⁷ 釋日常講述：《福智人生·正視現今教育問題》，（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民國91年。）頁95。

升高，個人、群體，都是苦難日增。長此以往，後果不言可知。所謂「科學昌明」、「人類進步」，豈不大成問題！所以會造成這般地步，實由於人類尋求安樂過程中，所導致的追求、競爭、價值觀念等三種方向的錯誤。」

8

「尋求安樂」是一切有情生活之共同目標，唯一般動物由於缺乏智慧，只是隨順煩惱習性，無有莊嚴崇高的目標，以致雖求樂反得種種苦痛。至於人類具有智慧、安忍、勇猛精進之人格特質，卻因貪著物慾，隨順我執，因而有「追求、競爭、價值觀念等三種方向的錯誤。」這三種方向上之錯誤，第一是「追求方向的失誤」，特別是指偏向物質之追求，釋日常解釋說：

現代文明的最大特徵，是由於偏向物質的追求而導致宗教、道德情操急遽減低，甚而否定或抵毀。現代科技大大改善人類的物質文明，這不是問題，也有其貢獻與價值。但是過分朝向物質發展，偏向物質追尋的結果，形成了「唯物」觀點的思想主流，乃至於對人類自身，亦視為純粹物質的集散，以為「人死即完」。於是面對「只有今生好活」的局面，如何能不縱情享受、追求物欲之樂呢？又既然死亡如同灰飛煙滅，便毋需負責，大可隨意而為，何必懼怕道德觀念下的良心譴責、佛道等教之因果報應及耶教所謂之死後仲裁呢？這種唯物思想，很自然形成了庸俗的功利觀念，快速導致道德崩潰、宗教沒落，而人生的真正價值、深廣意義，以及精神生命的昇華等，全盤被忽視、否定掉了！⁹

偏向物質之追求所導致之最大弊端，即是產生「人死即完」及「只有今生好活」之斷滅見，所作所為，缺乏自律，蒙昧道德良知，不信因果觀念，沒有宗教情操，對「人生的真正價值、深廣意義，以及精神生命的昇華」毫無省察思維。第二是「競爭對象的失誤」，認為競爭才能刺激進步，其內涵則是：

現代社會的第二個特徵，是由於彼此競爭，造成極大的不安、緊張與壓力。現代人認為透過競爭，才能演進。最優秀、最適應時代潮流的人才，都是最善於競爭者，這種「物競天擇，適應生存」的偏頗進化論思想，其結果是使人類造成弱肉強食的獸性世界。彼此虎視眈眈、巧取豪奪，蠶食鯨吞；

⁸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1。

⁹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2。

舉世滔滔，莫不皆然。¹⁰

以競爭為刺激進步之動力，結果勢必造成人與人之疏離感，「彼此虎視眈眈、巧取豪奪，蠶食鯨吞」，使人倫社會變成為一種「弱肉強食的獸性世界」。至於第三「價值觀念之失誤」方面，特別是指向「自由的氾濫與價值的虛無」：

現代社會的第三個特色，是偏激的自由、人權、與平等。

現代人的主流思想認為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獨立價值，權利去自我創造、自我實現。這觀念本來無可厚非，問題是出在以自由、人權作護身符，單從保護自身的褊狹權利著眼，只顧不受他人限制，而不知尊重他人；只知個人膨脹，而不知群體和樂。結果是不能收斂自己，看不清楚自身問題，也就無法自我改善提升；更看不到自身責任，不但群體脫節，更威脅損害到由互信互助所建立的共存共榮的整個大環境。¹¹

實則，第一「追求方向的失誤」與第二「競爭對象的失誤」，均來自於「價值觀念的失誤」。褊狹而自我之價值觀，只知以追求自我利益為滿足，不顧他人死活，不知群體和諧，不惟無法自我提升，更嚴重破壞整個人類文明之提昇與進展。這總總弊端，也同樣反映於學生之學習與教育方面，《論語摸象記》中云：

古時候在家庭中，子弟從小就得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基本做人禮儀、生活態度；而現在整個社會風氣把學生塑造成賺錢機器，灑掃進退不重視，做人的根本內涵非常缺乏，孝悌忠信淪為毫無意義的口號，中國人最有價值的好東西，即使得現代人產生曲解，還去排斥它。現在的教育，真正的失敗就在這裡。¹²

灑掃、應對、進退等是古代教育之學習內涵，而現代教育因物質與功利導向，道德淪喪，學生只成為賺錢的機器，人之所以為人之天德稟賦早已蕩然不知。此是教育之根本內涵，儘管教育如何改革？若無把握此點，一切改革總是捨本逐末，隔靴搔癢。如要匡正此種弊端，釋日常於其數篇開示錄⁹中均有重點提示，總括而言，以為

¹⁰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3。

¹¹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4。

¹² 《論語摸象記（上）》，頁 24。

面對上述種種奇形怪象，我認為須從下述兩方面來做思想的澄清輔正，以形成實踐力量或可匡正時弊：一、重建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二、輔以適當宗教素養。¹³

此中所謂「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特指以孔子為代表之儒家思想來說，「適當宗教素養」則指佛教而言。之所以應該重建儒家思想，因為：

傳統中國儒家思想對心、物、內、外二者特別重視內在生命成長。《論語》開宗明義便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乃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學」非今人所謂的知識學問，乃是精神心靈的學習，是依義理文字的指導去身體力行的實踐、鍛鍊、體會而成長的，都是精神生命人格修養之學。...。在群己關係上，儒家主張透過自我淨化，確立了內心的善性，淨化褊狹私欲之後，再推而廣之「己立立人」，完成整體人倫之昇華。在生命價值觀上，儒家不空洞漫談自由平等，而是以「內聖外王」來界定其內容。¹⁴

傳統儒家思想，追求方向以人為本，重視生命內涵的成長，而非唯物；論自他關係，「己立立人」，從自我淨化到與人為善，而非競爭吞併；談生命價值，則「內聖外王」，各安其位，循禮而行，而非濫爭自由人權。¹⁵

在追求方向方面，儒家之追求是內化的生命成長，依仁由義而成為君子賢聖，適足以導正現代社會追求物質文明之迷失；於群己關係方面，儒家懷抱己立立人之精神，從淨化自我，以友輔仁，而建立和樂之禮樂社會，以改變崇尚競爭、巧取豪奪之獸性世界；於價值觀方面，儒家所學是精神生命人格修養之學，志道據德，而非功利物慾為主之生活價值觀。簡要言之，「內聖外王」乃整個儒家思想教育之核心，目標固然崇高，非一生一世可躋其功，「卻可以相對地維持安和互助的穩定成長，為當今之社會亂象開出一劑良方」¹⁶。而要如何重建此種以儒家為主之傳統思想，無疑地必須透過教育：

現代是個從沒有過的衝擊時代，要想迅速適應，乃至於提昇，固然須要很

¹³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5。

¹⁴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6。

¹⁵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8-29。

¹⁶ 《福智人生·心靈改革對人類生命價值之真實意義》，頁 29。

多條件，可是，教育是最紮根、最基本的事情。教育是人類升沈的樞紐，所以有它深度的需要，雖然眼前問題重重，我們往往急著快速解決眼前的問題，但是問題的積累卻不是單單眼前我們看得見的原因，而是有深遠的影響力量在，如果我們不把那深遠影響力量的因素找出來，想徹底解決問題，是相當困難的。所以，眼前的問題固然要解決，但假定不能兼顧到根本問題的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還有很多副作用會產生。¹⁷

教育是提升人類最基本、最紮根之工作，因為教育具有深廣度，不僅可以改變當前現狀，更能影響整個無限生命之未來。因此如何透過教育，提升人類之心靈生命，以調整西方文化以物質為主流心靈為附屬之價值觀及潮流，而提升心靈生命，最重要者即是注入代表傳統中華文化之內涵精華—儒家思想。從教育之角度來看儒家思想，儒家具有教育宗旨、方法及次第，過去依儒家這套思想理念而實踐力行有成就之賢人君子，可說是遍及每個朝代，尤其是儒家之集大成者孔子，法師屢次加以讚揚：

孔老夫子之所以被衡準為一個偉人的真正價值，是因為他有非常崇高的人生目標，而且努力去做、去實踐。他的崇高的目標「中外兼顧」，「中外」是廣，「兼顧」是深，所以他的宗旨理念、見解都站得住腳，而且，不單單只是概念文字，其實踐的內涵也經得起考驗，像這樣兩點都具足的，世界上能夠找到幾個人？我們看東方的秦始皇、漢武帝，西方的亞歷山大大帝，以及近代的英國女王伊莉沙白一世、希特勒、史達林、羅斯福等等，死了就一了百了。所以西方偉人中最了不起的，我覺得是耶穌，東方是佛陀跟孔子，他們都具有上述所提的共通特點——具有非常崇高的人生目標！這是何等了不起的一種價值觀念，而且有實踐的內涵。¹⁸

孔子是儒學之集大成者，亦是儒學之最高成就者，最具代表性之人物，本身成就仁與智諸種種道德，因而要對治現今曲解或物化之價值觀所產生之種種弊端，以提升人類之心靈生活，以漢地來說，在教育上除積極弘揚儒家思想外，似無其他良策。此外，釋日常以為：

廣泛的教育範疇，跟國家生計、人民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教育問題，不能

¹⁷ 《福智人生·教育問題面面觀》，頁 121。

¹⁸ 《福智人生·佛法與儒家思想》，頁 43。

僅限在一點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應有宏觀的規劃，並在實踐的過程中，有其次第及步驟。¹⁹

於此，儒家思想固然可作為教育之最佳模範，以對治今日教育之種種弊端，然而對儒家思想之實踐與抉擇，釋日常深具獨到之智慧與悲心，發前人之所未發，行前人之所未行，自民國八十一年起，親自為僧俗弟子們講述《論語》，民國八十六起，成立「福智文教基金會」等，於台灣北中南各區成立妙慧童子班、兒童讀經班、青少年成長營，於全國地區每年舉辦大專學生體驗營、教師成長營、校長主任營乃至企業主管營，透過各類研討會、研習營及學校校長教師，以各種不同面貌型態文化，積極推動儒家思想，不惟孔孟以後少有能及，即佛法東傳漢地僧侶弘揚孔孟之道亦無出其右者，此必其有見於儒學之內涵精神之偉大受用處。釋日常曾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校長主任營中自許「重建教育，當仁不讓」之懷抱，對與會校長開示傳統教育之殊勝，並期勉共同以群體力量傳承文化之使命與責任：

現在心靈改革喊漫天價響，除了喊口號以外卻沒有辦法可想。而我們現在不是喊口號，並且很清楚看見問題所在，更重要的是怎麼去做。要把握住總別整體是非常重要的，現在了解了慈心不是馬上就盡力去種植蔬菜；了解文教，也不是馬上就去推展德育，如果單單這樣各人弄各人的，各人搶各人的，效果就不大，我們應該了解如何整體運作互相配合，更要趁老一代的人還在，趕快把新一代扶植起來，將理念傳承下去。假如說我們不緊急的做這件事情，現在年輕得出來當校長後，她們沒有老一輩清寒的出身，也不需要師長的照顧，內心當中更少有傳統文化的概念，以為傳統文化的德育都是壓迫人，都是偽君子，叫她們去推動德育，便苦不堪言。新生代接受的都是西方的理念，並不了解德育的真正內涵。因此如果不將這個概念傳下去的話，未來就沒有機會了。²⁰

此段話，釋日常以為對於心靈提升乃至傳統文化之弘揚，應先思惟認清問題癥結所在，然後如何力行實踐，方能矯正時弊，同時務必把握住整體力量、總別輕重以及時機因緣。大抵言之，整個學儒學佛乃至弘揚之過程，應該兼具組織化、次第化、條理化。否則難以對治人人宿生以來所累積之惡習以及大環境時代之共業

¹⁹ 《福智人生·教育問題面面觀》，頁 123。

²⁰ 《福智人生·重見教育當仁不讓》，頁 120。

染污。如能兼備在我之諸因緣，縱使外在困境重重，亦必懷彼雖千萬人無往矣之精神，化危機為轉機，全力以赴，貫徹到底。縱觀今日時勢環境雖極端不圓滿，處處充滿坎陷，卻是學儒學佛之一大好時機因緣。

總括言之，當今人類社會因西方文明物質化及科技化之主體價值觀導向，致使人性道德淪喪、心靈頹廢，人類生活不知所追求何在？人與人之間盲目競爭，色情、暴力及成群結黨為非作歹之事充斥於校園、社會，欲導正此種種弊端，唯有去除追求物質為主心靈為輔之生活價值觀，崇尚心靈之提升，講究道德良知，而傳統中國文化中之儒家正如一盞大明燈，具有提升心靈之教育宗旨、方法與經驗，足以引導社會時局之敗壞，匡正人心之腐蝕，以創造深具教化安樂之十善業社會。因而如何透過教育以推動儒家思想，實是當務之急。釋日常以其獨具之慧眼與悲心，領導其所建立之福智法人團體，從身心靈等多元化之角度，積極而有效之弘揚儒家思想，為孔孟心法於此時代之發展注入一股新血輪，亦為佛教之弘傳營造一種良好之基礎環境，堪謂劃時代之文化及宗教之巨人。

四、仁、知與誠是儒學之根本內涵

仁是儒學之中心思想，亦是成就君子賢聖之主要依據，論語中處處見「仁」字，也是孔子及其弟子討論最多之概念，何人是仁？何事非仁？等等即不下三十篇章，因此了解「仁」之內涵與意義，乃至體證「仁」之體性與境界，當是《論語》中「士」人以上（含君子、賢人、仁人、聖人）所應具備之學習方向、目標與責任。釋日常稱：

中國的概念中，「士」是士農工商之首，「商」是最後一個，反觀現在世界上「商」是第一個，第二個才是「士」，現在這個「士」已不是儒家的「士」，而是指做官的人，「工」第三，「農」最後。為什麼是「士、農、工、商」這樣的次第？這有一個基本的特徵，《論語》上有一段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士」的特徵就是「仁以為己任」，這就是我的中心目標，這件事只有我來做，不是別人！「仁以為己任，任重道遠。」責任非常重大，路非常長遠，大家想想，現在世界上有沒有凡事都是推己及人，為別人設想的人？除了孔老夫子以及他的弟子以外，歷來最了不起的偉人都有這樣的特質，如宋朝

的范仲淹和清朝的曾國藩²¹。

此段言傳統儒家所認為之「士」，其價值之所以列在社會各階層中之首，緣於能以「仁以為己任」，而行仁就是「凡事都是推己及人，為別人設想」，此是「仁者愛人」之內涵，然仁之愛人乃發自內心之自然感受，如說

「仁」完全是內心的東西，也就是內心的感受。對內心的東西，我們應該有正確的認識，我們內心很多東西受客觀環境影響，以佛法來說，是受薰染的結果，真正的內心本質，因為被薰染的東西掩蓋而看不見了。所以儒家說「赤子之心」，就是我們剛到這個世界的時候，那個最純真的心。²²

「仁」是我們內心本具的特質，其相狀最純真如「赤子之心」，至於仁之體性如何，論語中孔子少直接陳述（子罕篇：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大多就「仁」之發用處，以說明何事是仁²³？何事非仁²⁴？思維孔子用意？大抵以此引發學習者之思考修行，避免落於文字窠臼，教人從日常生活中體驗仁之內涵，法師秉此精神，所用以教人者，亦以凡人之可思可行者為要：

仁，以我們現在所能體會的程度來說，就是推己及人、代人著想，是從我們自己為出發點，並不離開自己。²⁵

實際上，孔老夫子是透由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同一個內涵，教導我們應該怎麼做。好比上一章林放問禮之本是什麼，孔老夫子似乎沒回答，但慢慢學到後面我們會了解孔老夫子的中心思想是「仁」。雖然我們現在對這個「仁」，只是耳朵聽見的一個字，將來我們要想辦法，從內心中體會到：「哦！『仁』原來就是這個！」雖然不一定能夠體會得很圓滿，但是我們一定要很努力一步一步去做。做為一個人，如果體會不到「仁」的內涵，這是最大的遺憾，更何況現在做為一個佛弟子！²⁶

孔老夫子談仁之時，是以一種若隱若現的狀態點給我們看，並非以非常明

²¹ 《福智人生·佛法與儒家思想》，頁 55。

²² 《福智人生·佛法與儒家思想》，頁 46

²³ 如論語述而篇：「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章。

²⁴ 如論語衛靈公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²⁵ 《論語摸象記（中）》，頁 119。

²⁶ 《論語摸象記（中）》，頁 035。

確的定義來告訴我們。說他「隱」，他卻處處離不開「仁」，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儒家講的禮樂典章制度，若離開仁，那些統統都沒有了，所以他是這麼明顯地在強調仁。說他「顯」，對仁的解釋卻又各式各樣都不相同。²⁷

談仁有「隱」有「顯」之說，推測其意，所謂「隱」者，如仁之體性，難以捉摸體會，子之所罕言者即是，又如佛性，仁心如菩提心；所謂「顯」者，乃就仁之作用處而言，故道德事相行為不同，均具有仁心之內涵。

除仁是儒家之根本精神外，在多處註解，釋日常曾舉出儒家的基本精神尚有「易」和「誠」，如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一段云，

儒家的基本精神有二：一個是仁、一個是易。仁，以我們現在所能體會的度來說，就是推己及人、代人著想，是從我們自己為出發點，並不離開自己。至於易，則是說明世間的真相、萬事萬物變化的法則。我們學《論語》的過程中若要慢慢地去善巧運用，這兩點千萬要記住；如果忘掉這兩點，對於學《論語》而言，就完全學錯了。我們現在無法直接跟隨孔老夫子，乃至跟孔老夫子的弟子學習，所以不可能把《論語》最重要的基本內容把握準，但假定我們學習的過程中能夠真的把握住仁、易這兩個特點，那麼大概也可以八九不離十地掌握到重點。²⁸

以「仁」作為儒家之基本精神，此是無庸置疑之說，而以「易」作為儒家之基本精神，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不明所以，因論語乃至中庸、大學、孟子中提到「易」經之相關思想不多。此點，釋日常曾答覆弟子稱將「易」改為「知」之說：

仁易禮樂的「易」，我想以後改成「知」，也就是智慧的智，以後就用仁、智。之前我用「易」不太妥當，雖然《易經》真正闡述的就是非常深遠的智慧之學，但還是用「知」比較恰當。所以「仁」可說是大悲心、菩提心，「知」則是代表智慧。一個大悲，一個大智，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這兩樣。

²⁹

孔老夫子最重視的幾件事情，第一個「仁」，就是你的心理；第二個「知」，

²⁷ 《論語摸象記（中）》，頁120。

²⁸ 《論語摸象記（中）》，頁119-120。

²⁹ 《論語摸象記（中）》，頁149。

你對事情的辨別、真相的了解，「智慧」本身，是你必須去學習，然後不斷去思惟、觀察，才能得到的。³⁰

以能所之角度言，智慧表能，以觀察體證實相為所為境。因而之前以「易」為「世間的真相、萬事萬物變化的法則」，乃就「知」所對之境而言。今改「易」為「知」，從所境改為能知，除表自我主觀學習之重要外，由貼切於論語等四書中對「知」之重視。所云「知者不惑」（子罕篇）、「知者利仁」（里仁篇）、「好學近乎知」（中庸第 20 章）「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篇），又如〈雍也篇〉中，樊遲同時問「知」與「仁」，孔子答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足見「知」之功用在於不為事理是非兩端所迷惑？在於瞭知如何行仁利仁。論語首章標舉「學而時習之」，所學無非即是求「知」，遠朋來訪所切磋者亦無非「知」則「仁」，師之所傳所當修習者亦非「知」則「仁」，故以「知」表大智，以「仁」表大悲，「知」與「仁」足可說為論語乃至儒家思想中最重要之內涵，如大智與大悲為佛教之二大法輪。此外，釋日常亦舉「誠」為儒家最主要的精神之一：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章云

儒家最主要的精神是「仁」和「誠」，仁是處處地方設身處地代人著想，誠則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所以這裡是說雖然對方不在了，祭拜時，還是要像對方真的在一樣。從這個地方也讓我們更進一步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應該真誠，不要表面上這麼說，心裏所想卻是另外一回事。這是孔老夫子的基本精神，也是我們慢慢要學習達到的一個目標。³¹

釋「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一章云，

因為君子有個中心目標——「仁」跟「誠」。「仁」是「克己復禮」，「誠」是什麼？現在還沒講到。但是《大學》上面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國治而后天下平。」誠意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怎麼樣才能誠意呢？格物！什麼是格物呢？「格」是革除、去掉，「物」是物欲，就是對外面所有一切東西的貪求。心一對境，這「欲」——錯誤的認識就起來了，要把它淨除掉；《廣論》共中士道主要就在說明這一點。了

³⁰ 《論語摸象記（中）》，頁 172。

³¹ 《論語摸象記（中）》，頁 049。

解了這個特徵以後，誠是達到仁的方便，所以「誠」跟「仁」有它的共同的內涵。現在儒家指出來，我們要學君子，就要從格除物欲做起，物欲引發的就是煩惱。既然君子的中心思想在「仁」跟「誠」，煩惱又是爭的原因，淨化了煩惱，當然就沒什麼好爭的了。³²

釋日常以為「誠」即是「誠意」、「發自內心的真誠」。粗顯之意，誠即是毋自欺，誠於中形於外之誠，此說可就學習動機或態度之清淨而言；細微而言，誠即是革除物慾，去除對外在一切物質之貪求，如此才能淨除煩惱，此是相當於《廣論》共中士道之內涵，案《廣論》共中士道之內涵，意在發起出離心，以世間盡屬不淨及煩惱之故，故誠亦當是相當於淨化煩惱之清淨心。

總之，「仁」是博施利他之心，為儒家之最高心法，人倫之間最圓滿之道，相當於佛家之大悲心。「知」是以智慧行仁，相當於佛家之智；「誠」是以清淨心行仁，行事不貪求外物乃至功名，亦即是無論悲智之運作，其出發處皆應是清淨不染。凡為人處世，進德修業能思惟顧及「仁」「知」及「誠」三者，由士而君子而賢者乃至仁聖，自可漸進而體證。

五、師、法、友在學習過程中之重要

世間一般技藝之學習，猶賴師長之指導、朋友之切磋。至於進德修業，成賢成聖，豈是一朝一夕之功，更需要師長朋友之提攜砥礪，《禮記·學記》所謂「凡學之道，嚴師為難」、「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諸內涵即表此意。證諸《論語》，多屬孔子應答弟子或時人之教，或有弟子間研討切磋之辭，或有弟子與時人相互規勸之論，想其情其景，孔門三千師生間和樂融融以友輔仁之古風，彷彿為一活動之教化佈道團；此復如佛陀出世，講經說法，諸菩薩大士、緣覺聲聞、龍天護法、僧俗等信眾所形成之和合團體，或周匝圍繞，恭敬聽聞；或行乞供養，遊化四方。蓋嚴師重友，道術所以尊，學業所以成，教化所以興也。

時至末世，正法澆薄，教化潛藏，眾生善根微弱，煩惱熾盛，釋日常有鑑於此，懇切叮嚀，一再強調師、法、友於學習過程中之重要：

以前拜老師是非常尊重的，行最莊重的大禮。一旦拜了師則終身為師，以佛法而言是生生世世的事。師道非常莊嚴、尊重，因為師道的尊重，法才

³² 《論語摸象記（中）》，頁 037。

能傳下來。³³

師之尊貴，以其有道有法，弟子具有求法求道之心，方能千里參學尋師，如其人有一技一德足為我之學習者，必盡一生之心力而學習之，如一旦抉擇其人可以為我師者，便可行拜師之禮，此身於隨師長學習確不可再移易，故稱「一旦拜了師則終身為師」。至於佛教，依止善知識，更是生生世世、無限生命之事。

又整部《論語》以「學而時習之」契入，學自師而來，此無非暗喻師之重要，曾子三省中「傳不習乎」，所傳亦自師長而來。所習即是以朋友同志共同研討思維來自師長之所學者，故《論語》首章即標明師友於學習中之重要，釋日常更進一步指出師法友有如佛教之三寶：

孔老夫子一開頭就說「學而時習之」，「學」——少不了老師、學生跟所傳習的法，即使謀生的能力，也是該學的東西；「習」的時候，還要周圍的環境及同門師兄弟，所以儒家說：「《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以佛法來說，這句話當中包含三樣：佛、法、僧——老師是佛的隨順，弟子是僧的隨順，所學習的是法。這是人異於禽獸的地方。

³⁴

我們真正想學，一定要親近仁人智士，也就是親近善知識，親近了這樣一個人，能夠慢慢相應，這是學習中最重要。不但要「師長」，還要有「友」。以佛法來說，不但要有「佛」，佛的隨順就是師；而且還有「僧」，僧的隨順就是共同和合相應的一群人，在這個團體中就能夠增長。³⁵

以佛教來說，皈依佛法僧三寶乃是界定內外道之差別所在。佛寶是佛弟子修行之終極皈依對象，亦是修行最後所企求之果報身，法寶則是修行之軌範與內涵，僧寶則是佛弟子修行之助伴。具足此三寶之修行團體，必然是道業增長提升之團體。

同樣之理，儒家以士而至君子賢聖，其進德修業之過程，總在人倫親朋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來。孔子與三千弟子之間，群居終日，交遊言談，舉止頭足，彼此歷歷在目，如何規勸，如何改過，如何反省，真可達到三人行必有我師，教學相長之學習情境，故孔門師生即是如此和合進德之團體，故能成就十哲七十二

³³ 《論語摸象記（上）》，頁 008。

³⁴ 《論語摸象記（上）》，頁 018。

³⁵ 《論語摸象記（上）》，頁 026。

賢，而其根本功德可說均源自此和合進德團體之師長—孔子本人；亦即有孔子之教化，而後有三千弟子之學習，師生因緣湊泊，形成此和合進德之團體，故〈學而篇〉首章「學而時習之」即暗喻「師」「友」於學習過程中之重要。至於「法」之意涵，《論語》中之修行最高境界即是「仁」，圓滿「仁」德即是聖人，夫子謙稱不敢自居「仁」與「聖」，但自許「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此是孔夫子以此示勉諸弟子學習行「仁」為「聖」之言，故「仁」德乃諸弟子及時賢君子所學習之目標。此從「仁」之字義復可證知一二，釋日常云：

儒家講仁，人字旁兩橫，表示人生在世間，不是一個人，是二者彼此相互依存的。現在社會最大毛病，是只管自己不管別人，實際上真正為自己好還必須顧及到別人，肯代人著想，把別人看成我自己一樣，這正是儒家忠的精神。³⁶

從「仁」字之定義，亦可尋知儒者之進德修業，均得於二三人，或一家一族以上之人群社會中學習完成，且必須以利他為出發點，進而博施濟眾。然人群社會，若無志同道合之士，凝聚共學力量，「以友輔仁」，必然無法省身改善，增進道德。此處所指「忠」字意義，當是《論語·里仁》中曾子所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諸家多以「盡己」釋「忠」，以「推己及人」釋「恕」，釋日常則以「把別人看成我自己一樣」釋「忠」，似有奪「恕」之意義，實則不然，蓋以利人利他即是盡己成己，乃《廣論》行菩提心之〈自他換〉思想而來。反之，只知盡己成己而不知利人利他，終必割離自他，損傷彼此，乃是小人比而不周，於六道則是三惡趣之因。故從教法之角度言，「仁」為《論語》之中心思想，儒家之最高修養境界，須從人群團體中，藉師長友朋相互提攜切磋，以廣行利他而圓成。

六、學習精神是人與禽獸之別

學習是從凡入聖之動力與精神，無學習之心力，凡夫必然永遠停留於凡夫之情境，無離苦得樂乃至超生脫死之可能，無法成為君子乃至賢聖之希望。此當是《論語》首章孔子即標舉出「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之根本內涵與意義。反之，缺乏學習之精神與動力，此生終究淪為小人，而所作所為恐亦不免是惡趣因，

³⁶ 《論語摸象記（上）》，頁 015-016。

來生不墮落於三惡趣者恐怕少之又少，此種論點，《論語摸象記》中屢次懇切言及。如釋「子入太廟每事問」一章云：

所以孔老夫子告訴我們「每事問」。當我們與人接觸的時候，就透過溝通，然後一步步地釐清問題。就像在討論第十五則時所說的了解團體共同的目標等等，都是經過每事問這樣慢慢地一步步達成，無一例外。小孩子跟在父母身邊，也就是這樣，透由每事問，跟著父母學，慢慢地這樣一直長大。假定我們每事不問，那就等同畜生；能夠每事問，才能由此而漸次改善。

37

能「每事問」即能改漸次改善，提升道德修為。否則，即等同禽獸。之所以如此，只因禽獸是隨順煩惱習氣，人不應該隨順自己之煩惱習氣，《論語摸象記》言：

因此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要有一個準則，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不遵照準則去做的話，就是隨順著習氣，而我們的習氣又是跟煩惱相應，也就是跟畜生沒有兩樣。³⁸

所謂煩惱習氣，其實即是人與人之間種種貪嗔癡疑慢等，人想學為君子仁人，務必從現實生活中各種事相來學習淨化。釋日常在解釋《論語》「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一章云：

平常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而爭呢？為名利。雙方為了名利互相對立，表面上也許客客氣氣，但骨子裡卻是你死我活。而我們所以會爭，是因為我們被煩惱所使，因此不了解世間的真相，把世間的真相看錯了。由於誤解苦樂的真相，使人心煩意亂，在這心煩意亂情況之下，由不得自己，所以大家就互相競爭起來了，一般人的競爭是這樣來的。儒家的君子在射箭時的爭，是怎麼個爭法呢？不是我跟你爭，而是我跟你同樣地爭這樣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既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而是我跟你共同要達到的。這樣的爭就跟一般人的爭絕對不一樣。³⁹

前面第七是『君子無所爭』，人之異於禽獸的就是這個特點。首先要能夠

³⁷ 《論語摸象記（中）》，頁 093。

³⁸ 《論語摸象記（中）》，頁 079。

³⁹ 《論語摸象記（中）》，頁 086。

異於禽獸，然後再繼續學習，才能成為君子，進而與師友切磋琢磨不斷增上。⁴⁰

人之所以「能夠異於禽獸」，此為人內具仁心之自覺問題，容後再論。然人之學習，以現實人生社會之複雜多變，單視個人之自我學習，力量有其侷限性，難奏功效，〈學記〉所謂「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是也，因此須要師友之相互切磋琢磨，方能不斷增上。吾人回顧《論語》中，多屬孔子及其弟子時人之間之互動學習，相輔增長，自可瞭知群體學習之成效如火燃泉達，易見其功。此種群體學習之精神與方式，亦是人之所獨有，禽獸畜牲道絕無此事此理。《論語摸象記》中申述說：

我們人的生活、有情的生活，根本跟其他與我們相關的人是分不開的，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離開群體而生活，我們要確切地了解這個事實啊！所以要把事情做好的話能忽視旁人嗎？不可能的！這一點了解了以後，人跟畜生就不一樣了。事實雖然是如此，但畜生是完全不了解這一點的，聖人是徹底的了知，凡夫則是知道一部分。我們世間人真正可憐之處就在這裡，自以為比畜生強，但是沒有好好的運用這些好條件，結果做到最後，跟畜生一樣。現在聖人就明白的告訴我們：當我們做任何事情的時候，不論是多麼小的一個點，一定離不開整個團體。既然離不開團體，那麼我們個人做事的時候與團體就應該會產生關係，會有『連線』。⁴¹

做人做事離不開團體，而做人做事之應然根本即在於人人具有「仁」心，而其外在之規範表現則在於「禮」。《論語摸象記》云：

平常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一定有它適當、合宜的行為（禮就是指這個）。人跟其他禽獸根本差別之處，就是人有他內在的精神，這個精神又有它一定的表達方式；內在的精神就是仁，表達的方式就是禮，這兩者無論是君臣、父子、夫婦或朋友之間都非常需要。如果具備了，那麼做為人基本的內涵也就有了；倘若這個失去了，那麼他雖然是一個人的形貌，卻沒有人的內涵。所以古人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與畜牲的差別有時候非常有限，其內涵就在這裡。但是很不幸，人與人之間真正以仁、易（智）

⁴⁰ 《論語摸象記（中）》，頁 042。

⁴¹ 《論語摸象記（中）》，頁 086。

的基本守則相待的時候，卻有很多人不能了解、接受，所以說「人以為諂也」，而孔老夫子真正要告訴我們的道理就是這個。⁴²

人畢竟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我們不同於禽獸之處在哪裡？就在「仁」！在表達的方式上，儒家很重視兩樣東西—禮、樂，人與人之間以禮，就自己個人來說則是樂。樂是用在禮節裡的，在禮節裡需要樂，兩者是互相制衡、互相增上的。⁴³

禮與樂均屬居於仁而外爍之表現，《論語》中，孔子並無說明人與禽獸之異，全篇多屬人如何學習成賢成聖如何提昇為君子仁人之心得言論。孟子則直言：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⁴⁴

孟子所體會孔子「人與禽獸之異」之說，即在於人有仁義之心，虞舜即是能成就圓滿盡此仁義之心之代表人物，至於一般庶民凡夫，口不道仁義之言，行不及仁義之事。孔孟二聖雖無明說其與禽獸無別，只是存心不忍爾已，觀《論語》中孔子尚不許「子貢方人」，對「季氏旅於泰山」之僭禮而感嘆「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而今，時至末世，道德淪喪，仁義不彰，釋日常惘惘款款，苦口婆心，除承孔孟依仁心以別人畜二道之用意外，更從是否具有學習精神以彰顯人之殊勝性，其意無非在警惕世人，一失人身，恐將百劫難復，其不墮三惡趣者有幾？蓋釋日常平日多以淺顯通俗之言策發弟子側重因地之修行，對境務實履踐，行事不昧良知，不欺暗室。如釋日常詮釋〈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云：

現在在我們平常生活當中，整天六根對著六塵。我們一般人六根對境的時候，非淫即傷，非傷即淫，不是那邊過分，便是這邊過分；以佛法來說，不是貪就是瞋，不是瞋就是貪，再不然就是癡。現在妙不可言，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說是禮，從內心的感受上面來說則是樂，關鍵就在這裡。也就是從內心來說，他有一個真正的操守，這個操守的基本精神是仁和易，表現在外是禮跟樂，這是個原則。平常我們對任何一個境界不外貪瞋癡；

⁴² 《論語摸象記（中）》，頁 118。

⁴³ 《論語摸象記（中）》，頁 125。

⁴⁴ 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孟子·離婁下》（台北：三民書局印行，民國 79 年 3 月版），頁 500。

而佛弟子面對各種情況應該怎麼做？如果真正用功的話，一切時處緣任何境界，內心當中一定是善淨的，至少也要讓我們的心在無記當中。所以我們一切時處緣境的時候，要使以前的貪瞋癡轉為善淨的意樂，至少是無記的狀態。現在孔老夫子告訴我們禮、樂，這個是重要的關鍵，了解了這一點，豈不是實踐的道理都在裡頭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真好！佛弟子最重要就是對境的時候，檢查自己的內心是什麼狀態。儒家是照著禮樂來做，佛法以觀察方面來說叫「業果」，以名相來說，三學之中的「戒」，就是這個內涵。可是要真正學戒，內心對業的認識要更深細、更徹底。⁴⁵

人對「一切時處緣境」不起貪瞋癡，即是操存仁心，即是符契禮樂，亦即是真正學戒，久而久之，待工夫純熟，自然是君子是賢人是仁人，乃至聖人均可不期而圓成，而禽獸乃至三惡道之業緣果報亦自然遠離。然此等工夫，非無因之果，必待平日之學習存養。知所學習存養，而篤實力行之，自列君子賢聖之類；否則，雖貴為萬物之靈，一生茫茫隨業輪轉，不知提昇，與禽獸何異何殊？

七、儒學是學佛之基礎

釋日常以為儒學博大精深，暗暗通於佛法。但其教化重點在於世間法，至於生死問題孔子則罕言。而佛法則世間、出世間法無不包括，無不圓滿。因此，儒家思想既可作吾人立身處世之修養原則，又可作為學佛之基礎。此種觀念，處處見諸《論語摸象記》及其他研討會開示中，大抵從哪些角度證明，謹再舉例略述之：

我建議你們，還沒有背過《論語》的同學，盡量背；已經背過的人，每天稍微花一點時間念幾則《論語》，再好好地去體會它。如果能善巧地體會的話，對我們有無比的價值。《廣論》的內涵深廣無涯，簡直是高明到絕頂，但對我們來說，《廣論》的文字並不是我們很習慣的（這也是我們的業）。法尊法師是用法相名詞來翻譯的，這種語辭我們不太習慣，會覺得這個文字跟我們不大相應或者不太通順。而我們念《論語》，就覺得文字非常通順，在日常生活當中，處處就能運用得上，然後再回頭體會《廣論》

⁴⁵ 《論語摸象記（中）》，頁 127。

裡面真正深廣的意義，就有很不可思議的效果。⁴⁶

此是從經典語辭之閱讀方面而論，以代表諸佛心要之《廣論》。今所研討之版本乃是法尊（1901~1981）由藏本翻譯成中文，就漢人而言，文字閱讀終隔一層，較難掌握其內涵，對教法之了知與修行，難免障礙，如果念《論語》，透過對義理之了解，而後於平日生活中力行實踐，再回頭體會《廣論》之深義，其效果不可思議。此從文辭閱讀角度論，乃屬外在條件。實則，以儒學作為學佛之基礎，更有其內涵之相通處：

整部《論語》都告訴我們做人的基本道理，這些道理都是從「學」開始，然後推己及人，而且儘可能從小在家庭開始。但願我們形成這樣的一個大家庭，以《廣論》道次第為我們最崇高的宗旨，而後分成下、中、上，漸次增上。下士對我們而言還太深，所以我們用儒家的精神去稀釋它。⁴⁷

《論語》之內含特點：一是全部都在講述學習做人之道理，且將自己所學推己及人，而「仁」即是學習做人最高境界，實踐這種做人之道理，「儘可能從小在家庭開始」，亦即是從孝悌開始下手；從整個社會思想文化角度言，儒家著重精神，並不忽視物質，對於物質之追求，儒家以仁義作為取捨之標準。這種內涵是隨順相應於《廣論》之共下士道，《廣論》曾將大乘顯教修學次第分為三個次第即所謂上士道、共中士道及共下士道，這三個層次內涵中，中士道以上含有出離解脫心即出世間心，非本文論述範圍，於此謹就下士道部分引述如下：

佛初發心，中集資糧，最後現證圓滿正覺，一切皆是為利有情，故所說法一切亦唯為利有情。如是所成有情利義，略有二種，謂現前增上生，及畢竟決定勝。其中依於成辦現前增上生事，盡其所說，一切皆悉攝入下士，或共下士所有法類。殊勝下士者，是於現世不以為重，希求後世善趣圓滿，以集能往善趣因故。道炬論云，「若以諸方便，唯於生死樂，希求自利義，知彼為下士。」決定勝中，略有二種，謂證解脫僅出生死及一切種智位，其中若依諸聲聞乘及獨覺乘，盡其所說一切皆悉攝入中士，或共中士所有法類。中士夫者，謂發厭患一切諸有，為求自利，欲得度出三有解脫，以

⁴⁶ 《論語摸象記（中）》，頁158。

⁴⁷ 《福智人生·佛法與儒家思想》，頁58。

趣解脫方便之道三種學故。⁴⁸

此中所說，佛從初發心直至成佛均以利益一切有情為主，此是具足深廣度之利他心，儒家之推己及人之心，即是利他心，此為儒家隨順相應佛法之處。有利他行，即是善行，有善行，即有功德利益，所謂功德利益，則分現生現世之利益（謂現前增上生）及究竟終極之利益（畢竟決定勝）。所謂究竟終極之利益（畢竟決定勝），此是就能淨除煩惱、解脫果德之角度而論，其中分為兩種即「小乘〈聲聞乘、圓覺乘〉及大乘〈佛乘〉，《廣論》教法即是以圓滿佛乘為唯一目標，如果修行者只求承辦現生現世之利益，此人即屬一般下士夫；如果以求後世之利益為重，現生現世之利益為次者則屬於殊勝下士。如果有菩提心攝持引導為前提，所修行之下士法，此類下士即稱為共下士。就生命觀而言，一般下士只求此生此世之功德利益，其生命觀往往只有一生一世，殊勝下士以求後世之利益為重，現生現世之利益為次，故其生命觀則含有後世之說，而共下士者其生命觀則是具有無限生命觀。佛教之生命觀屬於無限生命觀，而學佛成佛之理論則在於因果法則，吾人生命即在於因果法則下生生相續，永無歇止。就修行之角度說，如何就眼前或當下之緣起人生種下善因，此是無論何種下士夫共同學習之課業。而欲種下善因，《廣論》共下士道部分，分四個主題，念死無常、三惡趣苦、皈依三寶、思惟業果。其中最為重要者則為皈依三寶、思惟業果。釋日常說：

假定我們好好學，能把老夫子教我們的道理在日常生活當中善巧地運用，處處體會，淨化自己，那時候你會發現它就是《廣論》的下士道，而下士道的重點是皈依和業果，…。因此，我現在常常把《論語》跟《菩提道次第廣論》放在一起用，《廣論》中皈依學處的共學有六個，第一就是隨念三寶功德差別數數皈依，而《論語》上面我們學過的就有跟它相應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且妙了，進入佛法第一步是皈依，以世間來說做人真正重要的第一步是「學而時習之」，彼此的內涵是一樣的。⁴⁹

我愈來愈感覺《論語》之美，你先去背它，背熟了就把它當詩詞一樣，經常優遊涵泳，然後在生活當中去用、去體會，如果善巧的話，你會發現你所用的不是《論語》、就是《廣論》。《論語》是輔助《廣論》的共下士部

⁴⁸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三》（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民國90年），頁66。

⁴⁹ 《論語摸象記（上）》，頁95。

分，是共下士的前行，而真正進入時，我們需要的是《廣論》；⁵⁰

行仁的對象是沒有限制的，絕對不是對張三行仁，就將李四除外，而且一定是由人開始，進而推廣到一切有生命的眾生。所以當我們從這地方去看，就漸漸能了解儒家的確是佛法的基礎。如果我們真能把基礎學好，進而轉向佛法的話，自然這向上的一步就跨上去了。⁵¹

儒家畢竟是儒家，它只是世間的善法，做得再好仍然在輪迴中。由此可知，學習要從下士契入，接著再進入中士，而真正重要的是進入上士。⁵²

就內涵來說，皈依是分別佛教與外道之法，從究竟終極處來論，內外道便是解脫增上與輪迴退墮之分，而論語首章即標舉「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強調學習之重要，論語以學仁成仁為人生之終極價值，學習內涵即在學仁，不學習就不免遠離仁道，失去人格，與淪墮惡趣何異！佛教之皈依乃是每日必須學習之功課。與論語吾日三省吾身之內省，同是一種成聖成佛之學習。然而，就整個人道之學習而言，成佛是唯一而終極之目標，因此根本之學習內涵仍是依據《廣論》之教法。

總之，從文字閱讀之外在條件、學習內涵之相應處或思想境界之隨順處，「《論語》是輔助《廣論》的共下士部分，是共下士的前行」，透過《論語》之學習，個人可以由士而成君子而成賢聖，逐次提升，於此而營造十善業之大同社會，為人間學佛成佛建立優質之共學環境。若無儒學之開展滋潤，光輝廣被，佛教也必然難以寄託弘揚。此是約略說明「儒家的確是佛法的基礎」之原因所在。

八、結論

蓋釋日常有鑑於當代社會人心因「追求方向的失誤」、「競爭對象的失誤」及「價值觀念的失誤」，而策發其宿生悲憫與建立佛陀圓滿教法之弘願，帶領僧俗二眾，積極弘揚《廣論》，然以《廣論》教法深奧非具備相當資糧條件難奏功效。故自 65 歲起，為僧俗弟子講授《論語》，弘揚推動孔孟儒家思想，以孔孟乃世間

⁵⁰ 《論語摸象記（上）》，頁 95。

⁵¹ 《論語摸象記（上）》，頁 147。

⁵² 《論語摸象記（上）》，頁 068。

聖人，儒學暗暗通於佛法，儒家以誠依知行仁，由克己復禮、孝悌人倫以致利他愛人、博施濟眾藉此以厚植信眾之福德；然此種修學過程，個人難以成就，必須有賴師法友之相互提攜策勉，方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孔子及三千弟子之相互學習即是如此提升之團體，過去諸佛之圓滿菩提同樣是一群增上之學習團體。

再者，無論儒、佛均是從力行實踐而契入，崇尚聞思修之學習次第，不流於空談戲論，個人之學習即學習行仁，教育所教亦不離此。尤其教育居人類升沉之樞紐，吾人宜透過教育功能，改善人心，導向心靈生活，建立以十善業為基礎之共業團體或社會。如果教育無宗旨，缺乏文明精神，社會與蠻荒何異？個人不知學習內涵與目標，將與禽獸無別？因此，釋日常遂自民國 82 年起，即陸續籌劃福智法人團體，並相繼成立「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福智文教基金會」、「福智佛教基金會」三個基金會及「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從身、心、靈三個面向之運作，透過有組織有宗旨之企業化經營模式之研討學習，以提升學員之學習內涵。此種運作，迄今為主，其法音已遍及美國、新加坡、香港、西藏及中國大陸等地區。而台灣一地，加入福智法人團體，研討《廣論》，直接間接親炙儒家教化，仰沐孔孟德澤者，不下數十萬人。此皆法師之悲智抉擇雙運之功所致也。

釋日常本一介僧侶，志在依止傳承師長，建立佛陀教法，利益一切有情。而此等志業端繫乎十善和合之團體社會之建立而得以成就，儒家之宗旨教化正合乎此種內涵要求，此儒學之所以為佛教之基礎也。觀諸佛法，東傳漢地，之所以盛弘至今，淵源流長，實是儒家教化在先，奠定佛教發展之基業所致，此儒學之大有功於佛法者也。惟就人類整體道德教化言，儒佛相衍相續，相輔相成，亦是聖聖相繫，法法相傳之一大環節法輪也。今其志業，在乎恢弘儒佛二教，亦是此一大環節法輪中之一支一環者也，冀望於末法時劫能再舉法炬、再興圓滿正法，以饒益有情，同入法海。是所至禱。

